

告别沈福存先生

□欣之助

2016年的暮春,我第一次拨通了沈福存先生的电话。那天是梨园界一个悲伤的日子,梅兰芳大师之子梅葆玖先生因病去世。梅沈两位老先生同为一代乾旦翘楚,且年纪相仿,又素有私交,于是我依单位领导安排要到电话,对沈老进行叨扰。

我记得电话是上午打过去的,接通之后颇有些意外:沈老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说话却是一口地道京腔。我心想老一辈京剧艺术家果真讲究呢,于是也切换为普通话对话。

当沈老听我转述了故人离去的消息时,电话那头先是沉默稍许,继而连连叹息,“我跟梅家人是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去北京时我常常去梅家做客,葆玖是老九,传承了梅先生的衣钵,他只比我大两个多月吧,这就走了?太突然了。”语气温柔婉转,却也浓浓淡淡,摇曳着无尽伤感。

事后回想,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点残忍——所谓焚蕙叹,我竟然就一位八旬老人的逝去追问另一位八旬老人……

但沈老在电话里一直很有耐心,他说自己耳朵不太方便,让我尽量慢点说,大声问。原本我心里满是第一次通话的紧张,很快就被沈老的温和一扫而光。松弛下来后,我们的对话也渐渐离了主题,梅老的事成了引子,沈老自己的传奇却更令我感兴趣。

“听说您是‘四川梅兰芳’‘山城张君秋’?”
“哎呀,那都是观众的抬举赏识,过誉了。”
“男旦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不容乐观,您怎么看?”

“我心里也着急呀,想着趁身体还算可以收几个徒弟,可惜偏见还存在,好苗子也太难找了。”

……

龙门阵吹得津津有味,氛围也从一开始的沉重慢慢变得轻松。沈老告诉了我他在江北黄泥磅的住址,热情相邀:“你普通话不错啊,有空欢迎你到我家坐坐,我们接着聊啊。”临近末了,他还不忘正事儿。他略停顿,稍加思索,一字一句口述了一则为梅老而作的悼文,其中有“我年事已高,身在重庆山高水远,无法赶去北京现场悼念”之类的句子,情真意切,闻者动容。

转眼五年过去,我不曾预见在2021年的初冬,会等来沈老离开的消息。

11月12日一大早,我的微信里收到了沈老去世的消息。我躺在床上看着雾茫茫的窗外透进来泛着微光的晨光,浑身都好像失了力量。但职业属性又让我得赶紧起床,准备又一次为逝者展开采访。

明明上次见面就在不久前的夏天!那是重庆市川剧院七十周年庆典,川剧院在沈老长女沈铁梅的领导下态势蓬勃,迎来了新起点。那天他作为嘉宾,也与这五年我无数次所见的那样,挽着夫人的手一起来到了剧场。

他戴一顶俏皮的巴拿马草帽,一件小西装马甲内衬一件格子短袖衫,远远看着气色尚可。等到散场后我们来到台上碰面,他握着我的手时,我才注意到他愈发清瘦嶙峋了。现场很热闹,我们只能简单交谈,他声音依然是好听的,却又明显中气不足。

【绝活亮出来】

编者按

我国有着灿若星河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其中,凝聚着历代先民智慧与情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生动述说着过去,也在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即日起,《两江潮》副刊推出“绝活亮出来”栏目,将焦点对准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我们在岁月的讲述中,认识那些了不起的技艺,敬佩那些有力量的传承。

去田间地头 唱一支木洞山歌

□本报记者 刘一叶

“哟喂,如今传承地,好兆头啊……”一曲高亢激昂的木洞山歌在田间地头响起,连山间的风也被这快乐的气息感染。今年9月,我在木洞古镇第一次听到木洞山歌。歌者一边薅秧,一边唱歌,原生态的歌声与劳作相结合,我听到了几百年传承的民间记忆。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民众传唱的山歌歌种,其渊源可追溯到大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远古神话。《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这句“候人兮猗”被后人称为《候人歌》,在中国民歌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专家认为,“禹娶涂山”的发生地在重庆市南岸区涂山。经年累月,由《候人歌》起始的歌谣文化,渗透进江州及其近郊木洞巴人的音乐歌舞之中,其间经过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巴子返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演化成木洞山歌。

木洞山歌来自民众在日常生活、田间劳作时抒发出的天籁之声。清代乾隆年间刻本《巴县志》所载的“薅秧农歌”,王尔鉴的诗句“农夫拍手歌农歌,牧童牛背唱竹枝”,都活画出了由竹枝演化而成的山歌在木洞及其周边地区传唱的盛况。

然而,诗人不会想到,在200多年之后,木洞有人为了保存他诗中提及的场景,付出了多少心血。

年近古稀的喻良华是土生土长的木洞人,与木洞山歌结缘60余载。初见这位老人时,他正在田间教村民唱山歌。他头戴草帽,皮肤黝黑。谈及生活,他话语不多,可问到他怎么这么爱唱山歌,他却来了劲头。

孩提时,喻良华就在山野田间接触到了木洞山歌。这片土地植被茂密,山高谷深,溪流淙淙。在喻良华看来,这好山好水孕育出来的山歌特别动听,干农活时唱特别带劲。20岁出头,喻良华便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山歌,收集的抄本垒成了厚厚的一沓。

说起山歌的特点,喻良华两眼放光:“木洞山歌的主体是籼(一种音乐形式),主要在木洞及其周边地区流传。木洞籼相比周边其他地区的籼,不仅品种丰富,而且曲调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尤其是高腔籼,曲调高亢嘹亮,拖腔优美悠长,节奏舒缓自如,唱起来应山应谷。”

喻良华时常回忆起过去他与众人在田里唱木洞山歌的情景:春播时节,除草薅秧的村民唱起这天籁般的山歌。初夏时节,齐腰高的玉米长势良好,男女老少手持锄头,一字排开,前面的锣鼓将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后边的薅秧人接着唱,山歌与薅秧锣鼓声相映成趣,那阵势好不热闹。

然而,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很多地方山歌失去了滋养、繁荣的基础,老一代歌手的衰老和谢世,让山歌传承逐渐断裂。木洞山歌也同样面临濒危境地,这是喻良华一直以来的忧虑。

1977年参加工作后,喻良华成了木洞镇青山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身体力行地推广木洞山歌。

每次上课,他都要花半节课的时间来教学生们唱山歌。这些年来,他口中唱出的木洞山歌已经超过1000首,歌词全部是他自己创作。他还将木洞山歌系统地分为了薅秧籼、山歌、劳动号子、船歌号子等多种类别,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将快板、舞蹈、情景剧等融入山歌表演。

“木洞地区原有的12个乡镇能歌会唱的有数千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巴县民间歌曲集成普查中,有150名歌手演唱或提供了资料。1991年,重庆首批命名的40名‘民间歌手’中木洞就有37人,其中4人还被评为一级民间歌手(能唱500首以上)。”喻良华介绍,如今的木洞山歌在传承中还出现了不少创新之作。

尤其是在2017年,一群专业的音乐人开始投入到山歌传承的事业中。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歌剧表演专业的85后女生秦秋月就是其中之一。

在秦秋月看来,现在木洞山歌的传承已经有了起色,每年他们都会举办多场活动,还会邀请外国友人传唱木洞山歌。与此同时,木洞镇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每周都会有1-2节课,学习木洞山歌。

目前,秦秋月与喻良华正投身于木洞山歌创新作品——木洞山歌音乐剧《爷爷的山歌》的创作之中。该剧本以秦秋月的拜师经历为蓝本,讲述年轻人与老一辈就传承文化展开的冲突与和解,将在木洞古镇的沈福存剧场进行演出。

多年的山歌传承与创新实践让秦秋月对木洞山歌的未来有了更多期待。“当我听见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用流行音乐的节奏唱着木洞山歌的唱词时,我便开始思考,这或许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故宫的里子和无界的面子



服展。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游客身着汉服,游览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

金佛山的初雪

□熊芯

11月11日下午,金佛山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第二天,我和几个摄影爱好者就相约一起去看雪。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前行,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模糊的视线里,山峦重叠的大山褶皱深处,远远的便能看到洁净无尘的雪,透明闪亮中平添了眼中的亮丽。

到了兰花村仙侠索道下站,我们换乘索道上山。金佛山索道堪称亚洲最陡峭的索道。伴随缆车的摇晃,在毫无感觉中缆车已经钻进雾霭,让人有种穿云破雾的感觉。缆车顶上的一层洁白而神秘的外衣,凝固成为冻冰,伴随缆车的快速行驶冰渣一点一点剥落。约10分钟,缆车便稳稳当当地停靠在索道下站,开门瞬间,一股寒气迎面扑来,让人全身顿感寒意。

踏着薄薄的积雪,放眼远眺,海拔2100多米的金佛山药池坝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山峦包裹,高耸的山峰和宽阔的草地早已披上了一层洁白而神秘的外衣,昔日茂密的林木、草茎早已挂满冰晶,银枝玉条般玲珑剔透,像一颗颗闪烁的星星。

同行的两位女拍摄者,早已被眼前的美景感染,她们轻盈着脚步,叽叽喳喳快乐得像两只小鸟。一位80多岁的老汉,拉着孙子不小心滑了一跤,在洁白似毯的冰雪中,老人仰躺着,发出爽朗的笑声。

雪中的石林,仍然阴沉得那样贫瘠。我们穿过逼仄的步道,感受着雪花赋予石林的新内涵,内心充盈着激越豪迈。

林峰叠嶂,怪石嶙峋的石林深处,树枝因冰凉雾气凝结成了雾凇,玉树琼枝酷似洁白无瑕的珊瑚树。两位身穿一红一黄羽绒服的美少女用她们的纤细手,轻轻抚摸各种形态的冰晶,陶醉在洁白恬静的冰

【文艺评论】

□瞿庭涓

《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在内地的首次呈现,就落地重庆这座山水之城。四年前,故宫博物院全卷展出了《千里江山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千里江山图》举行的第二次全卷展,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故宫跑”。四年后脱胎于《千里江山图》,用数字艺术呈现的光影沉浸展,我自然也不想错过。

故宫博物院是我的,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它又历久弥新,通过文创、动漫、手游等频繁“出圈”。

为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故宫博物院做了很多尝试,让文物活起来的内涵并不是让文物本身走出故宫,满世界漫游,而是要把故宫的文物资源、数字资源变成百姓喜闻乐见的产品、作品。

这次,故宫推出了《千里江山图》,其1:1比例高清复刻版长卷首先出现在重庆沉浸展展厅。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的作品,绢本大青绿设色,长11.9米,是青绿山水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8岁的王希孟不像暮年老者画家,千帆过尽只留几笔。他活泼泼地、大张旗鼓地做着加法:他在《千里江山图》里呈现出50多座山峰、20余座山峦、20米座山冈、数十面山坡。此外,他还毫不余力地画了399栋屋宇、368个人、96条船、25座亭台、11座桥、13头牲畜、2群飞鸟、2只鹤……曾有人如斯评论道:“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18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

展览运用现代科技给人带来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利用光影打造,观者仿佛置身于如梦似幻的江山图景之中。现代文明将古今浓缩在了一场展览里。

路过展览中宋代“文人书房”时,我仿佛隔着望见那位18岁少年正在铺陈设色。书房过后,沉浸展开始由实转虚,迎面撞来的是《千里江山图》里的山峰。数字光影让原画中的石青、石绿更为璀璨。

在这个展厅,世界首个实时分层渲染技术呈现出了动态的“千里江山”,初进门印象中那个小小的绢版本长卷变成了一个长26米、高5米的光影长卷,人步入其中,可观可游。山间水在流,地上人在跑,昼夜交替,万家灯火。参观者可以扫展厅墙上的二维码,就可在“长卷”中放一只自己的纸鸢,也可以在“绘境空间”触摸墙上流动的汉字,想象自己在超现实的宣和

画院中与王希孟一起作画。

展览还与在地元素做了结合。2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隐约可见“九宫格”的布局,河图洛书中的“三阶幻方”纵横连景。中厅的“律动江山”与重庆山形地貌暗合,并与一旁的山城夜色图景形成强烈冲撞。900年前的王希孟不会想到,900年后的巴渝之地呈现出另一番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卷:大桥横跨,轨道穿梭,灯火璀璨。能在天地中绘就千里江山图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世间只此青绿,世间又不止青绿。

步出展厅,尚有一些些的余味。《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毕竟只是一个临展,展期一年,在表现体量和延展深度上还有更大的空间。

2019年底,我去上海专门看了刚落户黄浦江畔的TeamLab无界美术馆。源于日本的TeamLab展览曾被媒体称为“科技化的梦幻仙境”,被设计网站评为“全球十大必看展览”,之前上海也做过TeamLab的临展。

相对于临展,一家美术馆的落地给上海市民深度感受、参与艺术带来了更多可能性。无界美术馆6600平方米的艺术空间里面,有超过17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超过50多件艺术展品,给人带来的观展感受是充足的,真正做到了让人“沉浸”进去体验艺术的“无边界”。

美术馆的主创团队由400多名艺术家、程序员、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和网页设计师组成,每一件美术馆作品都精雕细琢。参观者会成为作品的组成者、创作者,同时也是体验者。

落户上海以来,无界美术馆做着更多“无边界”的事情。在“花与人的森林”空间举办上海交响乐演奏会,在“光之雕塑”这样未来感很强的光影空间举行电音活动,请舞蹈家在展览作品中实现互动“再创作”,请餐饮厨师举办主题晚宴……美术馆也变得“无边界”,它的光影作品可以走出美术馆,在私家车内进行呈现,它也可以走进公共空间,用数字互动艺术装置改变城市风貌,为市民生活注入更多的舒适感、愉悦感和未来感。

我想,这些都是900年前那个喜欢做加法的18岁少年王希孟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千里江山图》做里子,用“无界”的呈现输出方式做面子:我们可以在某处山巅上抚古琴听天地泛音,在某处山坳中赏桃赏李赏春风,在临水香榭楼阁中烹茶煮酒,用光影制造一个个具有中国雅致审美、哲学思想的生活范式。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内核,让其“无边界”地介入我们的日常。

我们可以因为一幅画看到一个展览,我们也可以因为一个临时展览拥有一个固定的美术馆。这样的发生、发展对一个座城市会有更多的意义。



山乡之晨(中国画)

游江